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故汝云或疑為海姑齊地非奄吾咎也。○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

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

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于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

義曰禹貢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于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

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濰淄其水道注云濰淄之水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

羊傳曰衛朔遷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濰淄其水道注云濰淄之水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

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南門之外成耳。○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

呂汲以二千又虎賁百人逆王劍於南門之外成耳。○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

官之伯丁公又虎賁百人逆王劍於南門之外成耳。○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

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侯爵之於周懿王使京馬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

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紀侯爵之周京哀公二女皆言周哀公之耳不言懿王使京馬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

周紀侯爵之世家亦云紀侯爵之周京哀公二女皆言周哀公之耳不言懿王使京馬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

世紀侯爵之世家亦云紀侯爵之周京哀公二女皆言周哀公之耳不言懿王使京馬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

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于夷王前矣。受諸侯人則是哀公之主夷王上之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有為獻公言夷王之時

紀王時乎是以知哀公之立在于夷王前矣。受諸侯人則是哀公之主夷王上之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有為獻公言夷王之時

君當三王也。○正義曰保民者王也。然則胡公為王時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以此蓋明非是夷王哀公也。世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此

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亦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以此蓋明非是夷王哀公也。世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此

其君世之次也。○詩羅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正義曰齊世家云襄公此

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臧以爲

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斯不然矣。○正義曰齊世家云襄公此

有慢之有也何惜之戒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臧以爲

意慢之有也何惜之戒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臧以爲

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望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風則物使亡然若

此復何所疑且衛門誘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風則物使亡然若

嗚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志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齊日之池哉此詩晉云刺彼斯非一美哉者以雞

嗚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從違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戒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矣

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正義曰齊世家云襄公此

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反本又作敬音同。○正義曰齊世家云襄公此

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正義曰齊世家云襄公此

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興戒君子使不留意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

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為耦義由淫而荒故淫淫也。○正義曰齊世家云襄公此

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也。○正義曰齊世家云襄公此

朝盈而君作變云雞鳴朝盈夫人也。○正義曰齊世家云襄公此

蠅之聲。○正義曰齊世家云襄公此

乃言曰雞既為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

雞鳴三章章四句

衣冠之飾此陳其節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環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以瓊華之石平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爲摠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

1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衰公疏○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

景也哀公君臣民失化民以禮之事以刑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其時之衰故東方之
 日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失道下四
 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事
 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我無如之何也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美在東方其明未融與君之不明也
 東方至卽兮毛以爲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今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
 化民民皆依體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兮由君以禮而致此種暴君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
 古人有女以里逼已乃訴之昏聞言婚姻之正禮以告不之淫奔也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
 乎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已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兮由君以禮而致此種暴君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
 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不傳日出至之貌正義曰愛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葉既醉
 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昏聞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爲照照下民故以喻人君明盛無
 蕭言人君之明盛察理其昏聞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爲照照下民故以喻人君明盛無
 宜爲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正義曰愛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葉既醉
 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月以喻君之不明也照五年左傳云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爲與者以日在
 昭明有融傳云融故舉東方之月以喻君之不明也照五年左傳云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爲與者以日在
 終能守祀訴男者也傳履禮正義曰釋言文上喻人君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下若
 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下若
 明內也箋云月以興臣月門屏之間日闔疏傳明盛至門闔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闔字從月故知門
 內闔他達反韓詩云門屏之間日闔疏傳明盛至門闔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闔字從月故知門
 也在我室兮履我發兮則我行而與之去疏傳發行正義曰以行必
 疏傳發行正義曰以行必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朝廷遙反皆同挈苦結反又音結壺音胡挈壺氏掌漏刻之

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序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則色始入○倒都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附釋首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一

附釋首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諱

而搃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與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公彭生乘公

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公幹而行下孟反誦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

益於革反說文云捉也公羊傳云如公幹而行下孟反誦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

公行期之乃淫於已之親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公不達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行惡不避親

作此詩遂棄而去之此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公不達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行惡不避親

襄公淫無所當也○襄襄公至去之○正義曰以刺魯桓公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公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

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之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乘公之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

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而殺之是公諱文姜彭生

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秦與淫通者以翬淫之事夫人姜氏居不耳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桓公十八年

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齊侯通焉箋知秦與淫通者以翬淫之事夫人姜氏居不耳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

侯通也但左傳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拉折聲正謂手扼其脇而折拉然為

脇公死於左傳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拉折聲正謂手扼其脇而折拉然為

美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莊元

至是年二月齊公羊傳云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之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

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之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

來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先在齊故二月始來杜預以莊元

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二月始來杜預以莊元

公羊正月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

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

如齊師由從夫人防冬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

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齊侯意出於夫人則此言奸意出於齊侯則此言奸意出於齊侯則此言奸

而去南山崔嵬孤綏綏匹箋云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嵬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行其

而去南山崔嵬孤綏綏匹箋云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嵬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行其

而去南山崔嵬孤綏綏匹箋云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嵬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行其

而去南山崔嵬孤綏綏匹箋云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嵬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行其

而去南山崔嵬孤綏綏匹箋云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嵬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行其

而去南山崔嵬孤綏綏匹箋云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嵬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行其

而去南山崔嵬孤綏綏匹箋云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嵬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行其

而去南山崔嵬孤綏綏匹箋云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嵬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行其

而去南山崔嵬孤綏綏匹箋云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嵬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行其

甫田三章章四句

國風 齊

盧令二章章二句

[illegible]

善惡在
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故猶端也○驅欺其反又如字

之也○國人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國之名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

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驅言車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

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駢車而馬之辭故先言載驅服以美其車服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

大都為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辭故先言載驅服以美其車服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

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箋故猶端○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

事此故乃與上為句非生下而無嫌端為無嫌之頭載驅薄薄簞弗宋鞞○薄薄疾驅謂頭緒也論語曰其兩端謂動發本末

結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盛服而與淫通也○載驅薄薄簞弗宋鞞○薄薄疾驅謂頭緒也論語曰其兩端謂動發本末

乘焉而來與文姜會○薄薄各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發夕自夕發至旦○義曰由之往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

徐扶各反○薄薄各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發夕自夕發至旦○義曰由之往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

云發旦也其乘繩證反或音繩竟音○義曰由之往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

境本亦作境○易疾駢反○疾駢與駢音○義曰由之往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

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乘此車往就文姜○魯

薄車聲狀序言疾駢反○疾駢與駢音○義曰由之往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

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乘此車往就文姜○魯

後謂之弗李○巡曰興華前謂興華前以革為車師曰難弗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難以革為車師曰難弗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難

前謂之弗李○巡曰興華前謂興華前以革為車師曰難弗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難以革為車師曰難弗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難

毛詩注疏

載馬四章章四句

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毋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爲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數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

新俊古邪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揚
本又作姁柳於力反美目揚兮好目
揚眉巧趨蹌兮蹌巧趨蹌
射則臧兮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臧兮臧善也
趨本又流猗嗟兮

○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暗喟皆傷歎之聲故爲歎辭若猶然也此言願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諱

解揚爲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傳蹠巧趨貌○正義曰曲禮云士蹠蹠今與越連文故知蹠巧趨

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高筭至甥爲○正義曰齊人傷魯

揚兮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傳目上上爲清○正義

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候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一尺尾於